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届文艺会演作品选辑

东进序曲

顧寶璋 所云平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234

L13

东进序曲

(八場話劇)

顧寶璋 所云平



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1959. 11. 北京

ACN29/08

內容提要

八場話劇《東進序曲》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屆文藝會演的優秀作品之一。

《東進序曲》以新四軍東進的一段史實為依據，描寫了一場驚心動魄、尖銳複雜的政治鬥爭，鮮明地反映了抗戰時期，党中央和毛主席抗日統一戰線政策的光輝勝利；歌頌了我軍和人民堅持抗戰、團結、進步，反對投降、分裂、倒退的英雄事迹。劇本也深刻地揭露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勾結奸賊汪精衛積極反共、破壞抗戰的陰謀，有力地說明了黨領導軍隊和人民如何挽救了民族的命運。

戲的故事梗概是：一九四〇年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策動反共高潮後，新四軍挺進縱隊為解我江北指揮部之危，輕裝馳援，粉碎了頑固派的進攻，接着星夜趕回吳橋對日寇進行反掃蕩。這時，國民黨駐江州的蘇魯皖游擊總指揮部，却以協助我軍反掃蕩為名，對我背後攻擊，忘圖配合日寇聚歼我軍。但我挺進縱隊一舉攻克了日寇的橋頭堡據點，並進駐橋頭鎮，粉碎了敵人的陰謀。蘇魯皖游擊總指揮部却又要以武力收復橋頭鎮，企圖掀起內戰……

我挺進縱隊派政治部主任陳秉光前往江州談判。江州蘇魯皖部蓄意挑起內戰，談判未成，內戰終於打響了。我軍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予敵以沉重打击後，直追頑軍至江州城下！這時，我軍又本大敵當前，抗戰為重的精神，主動提出停戰，終於使蘇魯皖部放棄反共投降陰謀，扭轉了蘇北局面。我挺進縱隊繼續東進！

人 物

新四軍挺進縱隊方面：

孟器宇——司令員兼政委。

許英平——參謀長。

陳秉光——政治部主任。

鄧斌——團長。

王勇——警衛營營長。

李瑛——機要秘書。

曾少敏——民運干事。原江州地下黨員。

劉明遠——警衛員。

參謀，司号員，通信員，戰士若干。

國民黨蘇魯皖游擊總指揮部方面：

劉世儀——總指揮。

劉玉坤——副總指揮，綽號劉大麻子。

段澤民——政訓處長，國民黨党棍，綽號段瘸子。

石中柱——二縱隊司令，黃埔出身，死硬派。

賀占魁——四縱隊司令，土匪出身、綽號賀老五。

周明哲——一縱隊司令，有民族氣節的舊軍人。

林毅——一縱隊副司令，江州地下黨員。

汪光夏——南京汪偽政府代表，政客兼日特。

蔣公任——興化國民黨江蘇省政府參議，政客。

九姨太——刘玉坤寵妾，交际花出身，日特。

周明泽——周明哲的妹妹，林毅的爱人，民先队员。

李广文——副官。

副官，军官，衛士，馬弁，兵士若干。

群众方面：

郑大伯——农民，后为桥头农救会会长。

秀 兰——郑大伯的女儿。

群众若干。

日寇方面：

寇佐。

寇群若干。

序幕 桥头歼寇

一九四〇年夏季，破晓之前。

桥头镇旁，一道丈余高的土圩横亘东西，远处日寇碉堡，太阳旗隐约可见，圩上写着“建设大东亚”的标语。

幕在铁索镣铐声中啓。一列囚犯在日寇挟持下走到圩前。群众被迫聚在四周。日寇小队长抽出军刀，日寇群齐声呐喊，拉栓顶膛，举枪瞄准，群众惊呼。

囚犯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军刀扬起，排枪齐射，囚犯们在烟光火中倒下。群众掩面哭泣不止）

（突然四周枪声大作，爆炸连起，日寇群冲下）

（郑大伯与秀兰趋前扶救伤者。一日佐举军刀猛劈郑大伯，秀兰惊呼。枪声响起处，日佐倒地，新四军战士冲上与日寇群搏斗，日寇群溃下）

（碉堡上枪火闪烁，邓斌及众上）

邓斌 把碉堡拿下来！

王勇 上！

（众冲下。快马声至，一国民党军官奔上）

军官 停止攻击，马上停止攻击！

王勇 你是哪一部分的？

军官 我是江州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派来的。刘副总指挥命令你们马上停止攻击！

王勇 为什么？我们打日本鬼子，用得着你们国民党心痛！

军官 桥头在我管辖之内，你们不能自由行动。

邓斌 笑话，你回去转告刘副总指挥，那里有鬼子，我们就能

在那里打。桥头的据点，今天一定要拿下来！

軍官 就憑你們这几根破槍，想拿下人家的鋼骨水泥碉堡，真是談何容易。

(猛然一声爆炸，碉堡崩塌，太阳旗墜落，火光中杀声震天，軍官惊惶退下，快馬声远去)

(參謀上)

參謀 邓團長，鬼子突圍了。

(劉明遠上)

劉明遠 孟司令命令，要干淨、徹底、全部歼灭敌人！

王勇 邓團長，把这任务交給我吧！

鄧斌 不，我自己去，命令部队，馬上追击！

(參謀急下，鄧斌率众下)

王勇 劉明遠，据点打开了，請司令員馬上进桥头鎮！

(灯光暗轉，歌声隨起：

我們是工农自己的队伍，

我們在斗争中生長壮大，

千百次血战恶斗，

锻炼成无限偉大的力量。

我們有共产党，堅強的領導，

我們有指战員，奋勇杀敌的决心！

我們是无战不胜的铁军，

我們是无坚不摧的钢军，

我們緊紧握着刀槍，

对准敌人胸膛，

誰敢向我們挑战，

誰就一定遭到頑強的反击，

誰敢向我們进攻，

誰就一定在我們面前灭亡！

——幕

第一場 一再忍讓

翌晨。

郑大伯家的院子，院后高聳的土墙上写着惊心动魄的标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幕在邈远而低沉的金鼓声中啓。

敲鑼的 农妇青抗各协会，还有兒童团，在大庙門口开成立大会，願意参加的，都去开会嘍！

（数骑快馬急馳而来，蹄声渐近）

刘明远 秀兰，躲开些，当心馬蹄着你！

郑大伯 踏不着，离远着呢。

刘明远 这几匹馬跑的过猛，要吓着她的。

郑大伯 这几匹馬跑的是猛。看样子是从李家庄那边下来的，莫不是同志們消灭鬼子回来了？

刘明远 是邓团长回来了。邓团长！

（刘明远跑下）

敲鑼的 諸意参加的，都去开会嘍！

郑大伯 秀兰，快回吧，要开会嘍！

（秀兰跑上）

秀 兰 爹，我看清楚了，跑在最前面，跑的最快的那匹馬就是邓团长。

郑大伯 走吧！开会喽！

秀 兰 还早哩，听邓团长说完了好消息再走。

郑大伯 不早啦，傻丫头，有好消息，刘同志马上就会告诉你的。

(郑大伯和秀兰应着锣声下)

(快马停蹄、嘶喊，腾踢声中，邓斌怒气冲冲上，正与许英平相遇)

许英平，老邓，回来啦？

邓 斌 参谋长，你说这江州二刘到底是真抗日，还是假抗日！

(孟器宇在门口出现)

孟器宇 怎么跟吃了炸弹似的！什么事？

邓 斌 是吃了炸弹了。我要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多少要照顾一点政策的话，我就真要炸了！

孟器宇 瞧你这股冒火的样子；安静下来再说。小刘，

许英平 先抽支烟。

(刘明远进屋端洗验水及茶水出)

孟器宇 說吧，怎么回事？

邓 斌 我敢打赌，有一天江州二刘要不改汪字记号，不挂汉奸牌子，我就不姓邓。

孟器宇 江州二刘又怎么啦！

邓 斌 拂晓，我们从桥头追击逃窜的鬼子，在李家庄打死打伤他十几个，以后又向马庄追击。眼看就要追上，你猜怎么的！江州二刘的第四纵队，又是那个贺老五，忽然就从半腰打起枪来了。

孟器宇 朝谁打！

邓 斌 朝鬼子打，我就没有意见了。当然是朝我们打。你说他们这能叫做抗战吗！

孟器宇 后来呢？

邓斌 我跟刘政委找他们再三交涉，还是没用。他们一口咬定，说那是属于他们国民党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管辖范围，我们不能自由行动。就这样，鬼子都叫他们放跑了。

孟器宇 部队吃亏了没有？

邓斌 有好几个战士带花，还牺牲了一个班长。

孟器宇 江州二刘确实是不漂亮，难怪邓斌要发火。

邓斌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这不是第一次，在吴桥、在桥头，他们都干过这一手，刚才要不是刘政委拿政策捆住我，我早把部队撤出去了。

孟器宇 不要冲动，冲动解决不了问题。

邓斌 你做决定吧！司令员，只要你一声令下，我不把他那个第四纵队冲垮了，我就不再回来见你。

孟器宇 老许，你那里有些什么情况？

许英平 据侦察科报告，鬼子在江州附近增加了兵力。

邓斌 哼，从三九年起，鬼子就从来没有向国民党开过一枪，难道现在它倒会动江州！这完全是压迫江州二刘对我们采取行动的。

许英平 老邓的判断可能是对的。现在江州二刘的几个纵队已经进入桥头四周，对我们形成了包围；而鬼子在江州附近的兵力，连同吴桥出来向桥头增援的鬼子，反倒都退回去了。

邓斌 这是必然如此的。既然江州二刘愿意代劳，鬼子当然就可以高枕无忧，心满意足喽！真卑鄙！

孟器宇 最近的政治气候是愈来愈坏了，气压也愈来愈低沉，我们倒是要慎重对待。

邓斌 司令员，你趁早做决定吧，现在还不晚，再迟的话，形势对我们更加不利了。

孟器宇 部队下来了没有？

邓斌 没有，还在小塘待命。司令員，只要你說一声，我馬上就回小塘。

孟器宇 你打算怎么处理？

邓斌 来一个速战速决。三个鐘头，保管解决战斗。要抓賀老五的俘虏，这是有絕對把握的。

孟器宇 算了，你不用回去了。老許，派人去通知刘胜一趟。

邓斌 这干什么，我自己去。

許英平 昨天你干了一个通宵，到我鋪上歇一会儿吧！

邓斌 不，我能指揮，我这馬上就回去布置。

孟器宇 邓斌同志，你留在这兒！老許，你布置吧！

許英平 刘明远，告訴于參謀，通知刘政委馬上把部队帶回来。

邓斌 慢点，司令員，这是什么意思！

孟器宇 你願意人家把你那个团，連鍋端走啊！

邓斌 他敢！

孟器宇 他們只要願意，就沒什么敢不敢的。叫于參謀明确告訴刘政委，路上不許逗留，不許跟江州二刘發生任何冲突，跑步趕回桥头，这是縱队部的意見。

刘明远 是。

(刘明远急下)

邓斌 我知道，說來說去，还是讓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會被誰提到哪一天为止！再这样下去，我們非叫人家压扁了、拆垮了、吃光了不可！

孟器宇 你以为我不想打！我也是一顆炸弹吃在肚里，就是不能爆炸。要憑个人的性子，哪怕再拚上他几个三年游击战争，我也得鬧他个翻天复地，鶻犬不宁。可是不行呀！

(刘明远上、陈秉光隨上)

刘明远 司令員，陈主任回来了。

孟器宇 老陈回来了。好！我們先不談那些，听听陈秉光同志从特委帶回来一些什么情况，老陈，你談吧。

陈秉光 据特委了解，形势十分紧张，韓德勤接到蔣介石的密电，要和江州二刘捐弃前嫌，共同反共。

許英平 江州二刘是什么态度？

陈秉光 江州二刘已經接受韓德勤指示，要借日寇扫蕩，夹击我軍。

邓斌 怪不得如此，原来早就串通好了！

陈秉光 从吳桥事件开始，这完全是江州二刘在反共軍事會議上部署好了的行动。現在江州二刘打算借桥头問題大做文章，一方面借口我軍侵犯友軍陣地，用輿論压迫我軍退出桥头，使我軍沒有立足的余地；另一方面石中柱，賀老五几个縱隊連夜調動，企圖在我軍退出桥头之后歼灭我軍。江苏省保安三旅張星炳也奉了韓德勤命令配合行动。

邓斌 什么！还想把我們挤出桥头，歼灭我們，他真是胆大包天了！司令員，應該教訓教訓他們了。

(王勇急上)

王 勇 真是豈有此理！

孟器宇 什么事？

王 勇 司令員，他們不講道理，硬要往里闖，說是要接管桥头鎮！

孟器宇 你說清楚，哪一部份的？

王 勇 江州二刘呀！

許英平 真是欺人太甚！

邓斌 来了吧，这是尝着甜头啦！哼，他敢进桥头一步，我就揍扁它！

孟器宇 他們来了多少人？

王 勇 整整一个連，有个当官的带着。

邓 斌 王勇，把部队拉出去！

王 勇 是，把部队拉出去！

孟器宇 回来，不許莽撞！

王 勇 可是战士們都眼紅了！

孟器宇 我看是你自己的眼紅了。

王 勇 他們硬要往里闖，叫我怎么办？司令員，你下命令吧。

人家队伍都摆到我們大门口来了，不打不行呀！

孟器宇 不許打！誰打，杀誰的头！

王 勇 那怎么办？

孟器宇 你叫他們先回去。

王 勇 那个当官的不干。

陈秉光 你跟他說，他个人有什么話講，我們欢迎他进桥头鎮。

孟器宇 对，你就这样告訴他。

王 勇 假如他硬要带部队进来，我能不能摆个架勢給他們看
看？

孟器宇 摆什么架勢？

王 勇 不是真干，吓唬吓唬他們。

孟器宇 吓唬也不行。

王 勇 司令員？……邓團長？……

許英平 王勇，执行吧。

王 勇 好！我执行。

(王勇下。李瑛上)

李 瑛 剛才收到江南指揮部的紧急通报：国民党頑固派冷欣借
护送我軍渡江为名，向我軍發动攻势。江南指揮部已将頑四
十师全部击潰，現在曾司令和江南指揮部已进入茅山地区，
准备越过京沪铁路，渡江北上。

孟器宇 你把这些情况，馬上轉發苏皖支队赵司令。

李瑛 是。

孟器宇 老許，你馬上向江南指揮部彙報情况。

許英平 是。

(許英平、李瑛下。孟器宇点着烟，在烟霧繚繞中久久地沉思)

陈秉光 司令員。

孟器宇 嗯？

陈秉光 情況是愈來愈复杂了！

孟器宇 是呀，担子不輕。不要紧，再复杂、再尖銳、再艰难的年月都渡過來了，我們还怕什么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我們的同志，是否都能够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正确的执行政策，克服当前的困难。

邓斌 司令員，你放心。我邓斌的思想，我邓斌自己解决。我一定坚决执行党的政策！

孟器宇 这就好。

陈秉光 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尽量避免跟他們冲突，爭取不打，这是完全有利于党的政策的。另外，我想我們是不是應該派一个專人到江州去跟他們当面談一談，尽量的爭取他們保持中立。

孟器宇 你的意見很好，我也有这个想法；等老許來，我們一起研究一下。我突然想起来了。王勇能把事情对付好吗？

邓斌 司令員放心，王勇尽管有思想問題，执行任务却是从来不打折扣的。

孟器宇 可以放心嗎？

邓斌 我看沒有問題。

(許英平上)

許英平 司令員，向江南指揮部彙報的電稿發出去了。估計很快

就会有指示来。

(枪声骤起，人声嘈杂，刘明远急下)

孟器宇 怎么搞的！

邓斌 这决不是王勇，一定又是江州二刘……

(刘明远上、王勇随上)

刘明远 王营长叫国民党打伤了。

王勇 娘的，他们开枪了！司令员，我们没有责任，是他们开的枪。

孟器宇 你们还枪了没有！

王勇 没有。可是战士们见我受伤，就都冲上去了，挡都挡不住。

孟器宇 结果呢！

王勇 结果把那个当官的给抓来了，枪也缴下来了。

孟器宇 看你们这是怎么搞的，把那个当官的带来。

(国民党副官李广文被押上)

李广文 我是苏鲁皖游击总指挥部的少校副官李广文。刘副总指挥派我到桥头来接受防务，你们有什么权力缴我的枪！

孟器宇 你们为什么开枪！惊动老百姓，打伤我们的人不说，打内战，放第一枪的责任，你负得了吗！

李广文 我并没有叫他们开枪。

孟器宇 那你负什么责任！

李广文 那也是刘副总指挥的意思。

孟器宇 这一次可以原谅你，但是下不为例。

李广文 ……

孟器宇 你回去对副总指挥说：我们到桥头来是为了抗日打鬼子，他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必动刀动枪的，伤了彼此的感情。至于要磨擦，搞分裂，那只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就更不好了。希望他能照顧大局，團結友軍，抗战到底。

李广文 ……

孟器宇 听口音你好象是东北老乡？你老家住哪兒？

李广文 在东北松花江上。

孟器宇 知道，有森林煤矿，还有大豆高粱……流亡三部曲里面常常唱到。那是个好地方！你还記得起东北是哪一年淪陷的嗎？

李广文 民国二十年，差两个月零二十几天正九个年头。

孟器宇 你的記性很好嘛！可惜你把最主要的忘掉了。东北是从誰手上淪陷的！又是淪陷到了誰手上去的！

李广文 ……

孟器宇 沒有忘記就好！有一天我們共产党、八路軍、新四軍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解放东北，我相信你一定会高兴的。

李广文 那是东北每一个同胞的願望。

孟器宇 那为什么，今天我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解放桥头鎮，你就不同意呢！东北和桥头，都是中国的地方，难道还有什么两样？

李广文 ……

孟器宇 回去以后，希望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中国人，将来我們在抗日的戰場上还要見面的。

李广文 ……

孟器宇 王勇，把槍还給他，送李副官回去！

王 勇 李副官請！

（李广文收槍，隨王勇下）

邓 斌 司令員，依我看，江州二刘是决不会就此罢休的。以後該怎么办！

孟器宇 很明确，桥头决不能輕易放弃。